

十年過後夢成真...



服務使用者 / 義工阿 Will

十年前，我罹患「痙攣性發音障礙症」，此病纏繞了我八年之久，期間我連日常生活溝通都有困難，更莫說以電話交談。失去了聲音，生命就好像蒙上厚厚的灰塵，後期更誘發情緒病。慶幸這個病只影響了我「說話」聲音，我仍然可以用正常的聲音「唱歌」，令熱愛音樂及歌唱的我不至被完全扼殺。我努力試過很多方法希望救回我最愛的聲音：語言治療、耳鼻喉科、中醫針灸，甚至催眠治療。在催眠狀態下，我說話的聲音竟然是正常的！但治療課堂清醒過後，聲音又回復沙啞，最終明白問題源於心理壓力！催眠治療費用不便宜，也因為只有在被催眠狀態下才能尋回自己的聲音，不久我便停止治療。

兩年前在朋友的鼓勵下，我嘗試接觸區內社工尋求輔導，認識了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沈姑娘。在專業的輔導下，短短數節輔導服務便找出病源，對症下藥，解決問題。隨著壓力頭的消退，我的聲音日漸好轉，至今天已完全回復，我也尋回信心和勇氣。情況改善後，我更獲社工邀請加入中心的義工團隊，在地區為居民提供服務，實踐了自己另一個夢想——作曲、填詞、為社區人士唱出勵志歌曲，實踐以「生命影響生命」的行動！義務工作讓我領悟到人不論其過去所擁有的知識與學歷如何，也可為社區、社會盡一分力，當中在乎的就只是一點「心」。過去倘若沒有明愛社工的協助及扶持，讓我走出自己的困難與陰霾，今天便沒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生命喜悅，並且幫助別人。夢想成真、心存感恩！



康復服務

靜聽「內裡小孩」的說話



在學前弱能兒童服務工作多年，接觸弱能兒童及其家長確實會為工作員帶來無限體驗和啟發。弱能兒童家長所面對的困難和沉重擔子，箇中辛酸不可言喻。在陪伴家長同行的日子，我體會和見證到他們在壓力陰霾背後的曙光和希望。

文靜、聲音柔弱如絲、面白如紙色，間中說話時會有點慌張是阿芳給人的第一個印象。與阿芳的相遇是在兩年前，她三歲的大兒子諾諾被評估為自閉症，需要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專業服務。阿芳表示當知道兒子患上自閉症後，常常獨自哭泣，心裏常問：「為什麼是我的兒子？為什麼我不能有一個正常的孩子？」由於諾諾在行為上難於自控，她在處理兒子的行為上感到無奈、徬徨和憂慮，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。「個仔唔聽我話，佢喺咪挑戰緊我？」阿芳沮喪地表達她對兒子諾諾行為的想法。她坦言：「我由四歲開始就被媽咪打罵，我好驚。」她心裡想：「我是否做錯了什麼？」害怕、憤怒的情緒一直纏繞著阿芳。身為兩名子女母親的她，仍然被童年不快感受的經驗所影響，「我是個無能的人」這種信念深深印在阿芳的心底裡。每逢看見別人對她稍為注意的時候，阿芳便感到渾身不自在，以為自己做錯了事。有時更會無故心跳急速、手心出汗和驚慌。

經過接近一年多的輔導介入後，阿芳開始逐步整理自己、建立正面的自我價值觀和學習一些管教技巧，對兒子也多了一份體諒和接納。而諾諾頑劣的行為亦開始有些改變。在這個同行的過程中，阿芳首先要學習與自己內裡的「小孩」聯繫和接觸，並要懂得瞭解、疼惜內裡的小孩，拉著「她」的小手，重新體驗那些被漠視的記憶和情緒。作為社工的我就是要陪伴阿芳走過這條不易走的路。猶記得在接觸初期，我陪伴在阿芳的身旁細心聆聽，並讓她以淚水和不同的叫聲去宣洩自己內在的情緒，如憤怒、憎恨、害怕、悲傷等。然後逐步鼓勵和協助她面對和接納自己過去的情緒感受，與過往的傷痛和好，讓自己得到釋放。

現在阿芳已能夠自發地用以往成功的經驗來鼓勵和提醒自己：「做唔到，唔緊要，再嘗試」。阿芳也學會擴闊思考的角度，並能親身體驗到價值重建的歷程。配合中心的早期啟導訓練，導師對諾諾和母親的指導，讓阿芳明白自閉症兒子每一個行為問題的成因及處理方法，更使她變得有自信和希望。從她最初帶著擔憂和眼泛淚光的面容，到現在帶著笑容和閃亮眼神去分享她的育兒經驗和生活點滴，我彷彿見到一個重生的阿芳——一舉手一投足都散發出光芒。能見證一個人的成長是何等珍貴和令人感動，我再次感受到生命如何影響生命、體驗到助人自助的歷程。生命可真是充滿無限的「可能性」！願我繼續懷著這個信念去擁抱作為社會工作者召命的每一刻！！